

# 血刃江湖

东方木铃



群众出版社

# 血 刃 江 湖

上 册

东方木铃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王铁珊

血刃江湖（上、下）

东方木铃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5.5印张 761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7-5014-1023-2/I·359 定价：19.00元

印数：0001—6000册

## 内容提要

---

黑道巨擘——“青龙社”魁首燕铁衣为报答“天刀镂魂”屠森的救命之恩，陷入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中。他被迫与和他并未结怨的三大江湖霸主“五绝十刃”“八虎将”“烟霞院主”血刃相见……

全书场面浩大牵涉绿林、波及江湖。人性与畜性的决战，善恶终果，导演了一场场悲剧。燕铁衣潇洒隽秀，肝胆侠义，主持正义，殄灭邪恶。他与江萍纤情缠绵的情爱引出纷繁纠葛的爱情故事。

# 目录

要對卷內

- 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恩与怨 | 冷血情仇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| 诉曲衷 | 迷离凤钗 | ( 231 ) |
| 第三章 | 金玉堂 | 卧虎藏龙 | ( 391 ) |
| 第四章 | 黑蟒山 | 寒刀映雪 | ( 493 ) |
| 第五章 | 青河水 | 悠悠东流 | ( 671 ) |
| 第六章 | 惜豪义 | 仁义皆存 | ( 877 ) |
| 第七章 | 出血手 | 烈日狂沙 | (1011)  |

# 恩与怨 冷血情仇

淡远的山，蓊郁的林木，细细的碎玉溅珠的细瀑流泉，衬合着晴空的碧澄。清亮的鸟鸣，空谷回应。

那一条细细的流瀑，便从山腰的一块突崖之上垂挂下来，水花晶莹的闪跳里，汇成一湾小小水潭，又沿着一条浅溪往低处蜿蜒流去；水潭的旁边，稍稍往高处去约丈多远，是一片青翠的树林。掩隐在林中，呵，有一幢孤零零的茅屋。这里，真算得上深山群岭之内，僻静幽寂之至了。

茅屋中是有人的，喏，现在那人已踱了出来，他一身紫袍，足踏薄底紫靴，背着手，意态极其优闲的欣赏着周围的山色。

这位“隐士”，嘿，生了一张娃娃脸，流露着那种金童似的纯真笑容，模样在幼嫩中还带着那么一点儿娇憨味，宛如豪门巨户的公子哥儿，或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，全是一派入世未深，不解人间疾苦忧患的孩儿神韵，简直就是一个大孩子。

可是，一个大孩子会有这份闲情逸致来到荒山僻野中修心养性？能够接受那种含有禅意的空远感怀？容纳得了此等

只有高人义士，才可通悟体会的恬淡境界？他的形态与他如今处身的环境太不相宜，他实在还不到当“隐士”的年纪。

但事实上，他已不是个“大孩子”，他也确实在此静僻养息，目的全是为了暂且摆脱俗世的烦杂冗务，求在身心上获得短暂的陶冶与调剂。

不错，他是燕铁衣，北六省的绿林盟主，黑道巨擘，“青龙社”的魁首，主宰着千万人命运的“梟霸”燕铁衣！

他是一个庞大江湖组织的首领，又是武林中声威喧赫的雄才大豪，平时，不管有事无事，必须由他躬亲裁决的帮务委实太多，而外面纷至沓来的大小杂事更是不少，日久天长累积下来，人不但乏累，也厌倦了，因此，只要有机会，他总希望能找个空子独自出来走走，那怕是避入渺无人迹的荒山大泽中也罢，只要能清闲几日，使身心都能暂且松懈一下，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与愿望了。

这一次，他好不容易找着了一段空暇，立时便将帮务交待了他的副手“魔手”屠长牧，然后一溜烟似的自个“溜”了出来，寻找他的“清修”之境去了。

他没有带任何人跟在身边，就是他的两个贴身护卫“快枪”熊道元、“煞刀”崔厚德也一样被他抛在家里，他需要的只是安静，不受丝毫打扰的安静——他找着了这里，这个地方，的确能给他所期冀的那种安静。

来到此处，已有三天的光景了，这遭他自定的“休假”天数，只有半个月左右，期限一到，他便不能不回去；自身的养息固然要紧，但基业的维持更为要紧，他不会忘掉他的责任，不会忽略他双肩的重担，有多少人指望着他才能如常的生活下去。

没有人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，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此处是什么地方以及叫什么名字，他只是随意走走，碰上了满意的所在，便住下来；此地，他很欣赏，所以他住下来了，如果不被寂寞所困，他打算一直住到“假满”的那一天。

这里，距离他“青龙社”的大本营“楚角岭”，至少也在千里之外了……

燕铁衣很庆幸他自己的好运气，他似乎一直有着好运气——他来到这附近的时候，便发现了林中的那幢茅屋，茅屋很残破，而且有好几处坍塌，但这并没有削减他的兴趣，于是，他自己将茅屋草草修砌了一番，便凑合着住了进去；地方虽然不够理想，但足可避风遮雨，也算差强人意了，人到了这种境地，便该学着适应环境，而燕铁衣惯常是能适应环境的，可以享人享不了的福，也能受人受不了的罪，何况，是苦是乐也全在个人的感受上呢！

不知道是哪个雅人义士留下的这幢茅屋，可是燕铁衣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住进来的，至少，他省了很多麻烦，不必再辛辛苦苦于荒野深山里，四处寻找材料来建筑另一幢，那样的话，就伤脑筋了，所以，茅屋尽管简陋破败，他倒也心安理得，相当自得其乐。

午时刚过，燕铁衣用了一顿他自烹的丰盛野餐——火烤幼羊腿，挺够味，他不晓得自己在这一方面也颇有天分。

满足后，他背着一双手，溜达着走向流瀑左边的那道山谷，在想像中，他好像是这片山野中的主人，又像是这片天然林园的维护者，他在巡视完全属于自己拥有的“王国”

……

嘴里哼着小调——他已久久没像现在这样心情愉快，胸



襟开朗过了，如果不是长久以来的尊严束缚着他，他几乎要把儿时所学的山歌也荒腔走板的唱出来啦。

那两座山并不高，但却极为陡峭，中间这条谷道，就宛如是被刀斧劈开的一样，狭窄而细长，只有五六尺宽，长却在百丈以上，站在谷底朝上望，绝崖壁峭，天空成一线，好不惊险诡异！

谷底非常阴冷，着脚处全是细软的灰褐色砂粒，偶尔点缀着几颗半埋砂中的光滑卵石，更有点干涸或旧河床的味道；宛如“穿堂风”似的冷风，时时从狭谷中穿过，偶尔还打着唿哨，总算在冥寂里陪衬了些音响……

燕铁衣长长嘘了口气，一时竟有脱下靴袜赤脚在细沙上奔跑的冲动，但他随即抑制了自己，纵然不能说是“返老还童”吧，这样做也未免稍嫌狂放了些……

游目四顾，他闲闲的走进了谷底，脚踩在软绵绵的沙地上，就像踩着云头一样，舒坦极了，他不由暗想——就算走这几步路吧，也较之在“楚角岭”上要自由自在，在手下面前，他一向是步履沉疾，四平八稳的，为的是保持自己一帮之主的威严。

在这里，什么身份、地位、仪态，全他娘的不必去理会，想蹦就蹦，要跳就跳，甚至大唱大叫也没关系，世俗的礼教外衣，传统的帮规约束，通通都可以暂时抛到一边去！

真是“优哉游哉”啊……

走到山谷的那头，则又是一片山，一片林，在层叠着，衔接着，他极目眺望了一会，刚想倚在谷口的石壁上坐下来歇口气，谷口旁边不远处的杂草里，忽然传出了似蟋蟀摇动的声音，还加杂着小兽的嚎叫声！

注视着那丛齐膝的野草，燕铁衣没有动做。他不喜欢这份宁静与安祥被扰乱，就算不是由人来扰乱的他也不喜欢！

然而——

草丛里的蟋蟀叫的更剧烈了，那宛如小兽的嚎叫声也得益加凄惨惶急，草梢在抖动，在摇晃，在起伏，好像那只小兽正在同什么恶毒的东西挣扎着以图活命一般！

迟疑片刻，燕铁衣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，他天生是一副不忍见死不救的心肠，纵然只是头野兽吧，他也看不惯那种弱肉强食，暴虐欺凌的场面；草叶的震动，野兽的哀怨，实在令他听不下去，心里烦躁。

于是，他大步来到那片草叶前，微探上身，顺手拨草一看——哼，原来竟是一条儿臂粗细、通体斑烂的毒蛇，正紧紧缠绕在一头小兽身上，那只小兽，很像一只狐狸，却不是狐狸，它没有狐狸那样的蓬松尾巴，它的尾巴只是短短的一撮毛球，而且颜色并非黄褐，却呈油光黑亮，此外，不论是体形外貌，尖嘴长喙，倒是和狐狸差不多。

现在，那只黑色的狐状小兽，正在用它的两只前爪拼命推拒着那条毒蛇的头颈七寸部位，一边犹发出那种绝望的悲惨号嚎，它可能力气太小，在推拒挣扎的过程中，眼看着那条毒蛇的三角形，布满疣瘰的丑恶可怕的蛇头，已越来越接近小兽的喉部，勾牙森森，鲜红的蛇信伸缩，在“嘘”“嘘”怪响，已快沾上小兽的毛皮了。

黑色小兽的嚎叫，与那条毒蛇的加紧缠噬相应合，双方的搏斗更显剧烈，可是，黑色小兽显然已每况愈下，是注定了要失败的一方！

燕铁衣生平最厌恶的东西，就是蛇一类的长虫动物，他

极度憎嫌那种粘湿湿，滑蠕蠕的细长胴体，尤其对蛇类那冰冷而木然的残酷双眼，游走时的波颤，攻击猎物时的悄无声音，实在令燕铁衣感到邪恶、阴毒、以及作呕；他痛恨这种玩意，此外，他也吃过蛇的亏——多年前，在“北固山”有一条名叫“白娘娘蛇”的奇毒长虫，便差一点要了他的命！

黑色小兽似也察觉了外界的异动，它发现了燕铁衣，它那双蚕豆般大小的眼睛便望向燕铁衣脸上，尽管只是一只兽类，燕铁衣也能体会出那双小眼中的祈求、希冀，与惶恐的神情，甚至，他还看出那双碧绿色的小眼竟是泪汪汪的呢！

怜悯之情油然而生，燕铁衣身子微斜，一道寒电宛如起自虚无、又逝向虚无，他的“太阿剑”只是那么来无踪，去无影的飞探，那颗呈现三角形的可怖蛇头，已经血淋淋抛出三丈多远！

完全和燕铁衣的预料相符合，若要救这只黑色小兽的命，只须举手之劳便行，如今，他的确只是举手之劳。

蛇头一去，蛇身自松，那头小兽拼命挣扎出盘绕着它的蛇身，但可能是受了伤，也可能是太过疲倦，它只脱出蛇尸，立即又伏倒在地，一边犹在不停地悲叫着，似是呻吟求助。

望了一眼那尚在蠕动的蛇身，燕铁衣生恐再出意外，他打算好人做到底，毫不考虑的走上前去将那只黑色小兽抱起，并拥在怀中，一边温柔的加以抚摸，一边低声呵慰着：

“别怕，小东西，别怕，你的危难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受到伤害，乖乖的歇上一会，我再喂你点吃的，好生去吧；以后可要小心哪，蛇这玩艺最是阴毒不过，你千万要留意，它们那一族类，就专门弱肉强食，欺凌幼小……”

黑色小兽在燕铁衣怀里轻轻耸动着，不时哼唧出声，似

在撒娇一样，并用它的尖嘴触嗅着燕铁衣的手腕部位，似是十分温驯——不止温驯，更有几分感恩的味道。

抱着小兽走向谷口，燕铁衣笑道：“小家伙，还会使娇呀？今天若不是遇上我，你早进了蛇肚子啦，别在赖着，我喂你点吃的，再喝几口水，你就不要紧啦……”

说着话，燕铁衣一面抚摸着小兽身上光滑如锦的毛皮，同时很自然的笑着俯脸查视小兽的躯体有无其他伤痕，但是，当他的目光一旦与这个小兽的碧绿眼睛相触，不由骤然全身一冷，不寒而栗！

先前还是那样可怜的充满祈求的一双眼，甚至泪盈盈的一双眼，只这一会，竟变得那样的凶暴、狠毒、狰狞，而且和蛇眸一样的木然冰冷！碧绿的光芒凝聚着邪恶的意韵，透露着冷血的残酷，它张开嘴，显示出一口细密的尖锐的牙齿来！

一惊之下，燕铁衣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猝然伸手掐住了小兽的长嘴，可是，就在他的手指开始掐住长嘴的瞬间，左胸上突觉一下刺痛——异常尖锐的刺痛，他猛地将小兽高高拎起，正好来得及看到小兽那毛球似的短尾中，有一根暗赤色的锥状骨在迅速缩引进去！

怒叱如雷，燕铁衣大旋身，奋力将高高提起的黑色小兽掷向石壁，只见黑影一闪，随即传出一声尖嚎，黑毛蓬飞飘舞，血肉四溅，整只小兽，已像一滩肉泥般糊上了石壁！

燕铁衣气得脸上泛青，他咬牙大骂：“真是禽兽之属，毫无人性——我一片好心，救你于蛇吻之下，不求你知恩回报，你这恶兽至少也不该恩将仇报，居然在救你之后抚慰之中反给我来了一下，简直可恶可恨透顶！”

叫骂着，他一边检视自己左胸上的伤口，伤口很浅，大

约只入肉分许不到，这种深度，仅算割破皮肉而已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并没有什么血迹渗透，半粒大小的伤痕周围，却隐透着一圈紫癜！

燕铁衣用力在伤口四周挤弄着，但却挤不出污血来，他又咒骂了几声，并不十分在意的掩上衣衫，走了回去——令他愤怒的，不是这点小伤，而是他的一番慈悲仁厚之怀受到了侮辱，虽然，那仅是一头小兽！

方才的悠闲愉快情绪，顿时被一扫而空，代之而起的，是恁般的气恼与悔恨，他怒冲冲的回到茅屋，就着那张下铺干叶的破草蓆躺下，一半时那股窝囊烦躁的感觉还消不下去！

越想他越恨，越恨就越恼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间，他感到身体极度不适起来——脑袋晕沉，胸腔沉闷，有种要呕吐的抽搐，双眼也变得模糊了，他试试自己额头，在发烧，又检视一下左胸的伤口，老天，什么时候转成如此乌紫，又肿胀得像个馒头一样了！凸出的部位上，米粒般的刺孔里，正津津的往外分泌着乌紫色的粘液！

惊愕之下，他霍然坐起——但却使不上力，全身一软，又倒了回去，这时，他更骇然发现，自己竟像半瘫了一样，软塌塌的虚脱至此了！

心脏急速收缩，他全身冒出了冷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惊的，他想到了！

“那头天打雷劈的黑毛恶兽，是那根透自尾毛中的赤红锥骨，那是根有毒的锥骨！”

但是，他随即又迷惑了，那会是一种什么野兽呢？在他的知识与见闻中，他不曾知道或记得有这么一类有毒的野

兽！

思索了半晌，他又猛地想到了现实问题——看情形，这毒性相当不轻，才只是刚刚发作，已是如此剧烈，设若蔓延下去这还得了，目前他独自一人在此深山荒野之中，别说求救无门，就连找个人告警也没法子，万一……可不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！像这样不明不白的埋骨荒郊，曝晒山野，算的那门子名堂？休说世人不知其终，不晓其果，自己的基业，整个“青龙社”的未来又如何是好！多年来以血汗创下的江山，北地的江湖局面，岂不要天翻地动，混乱成一团了？

不，他喘着气告诉自己，不能死，还不到可以瞑目的时候！

但是，在这里却难以求生，他要活下去，就必须离开此地，到外面去寻生路，只有到了有人的地方，他才能够获得生存的希望！

啊，有人的地方，文明的世界，一刹那间，他又那样渴盼再回到同类聚集的所在，回到那嘈杂喧嚣的环境里，他顿时觉得极度的寂寞，异常的孤独，无可言喻的惶恐！

人的社会，人的天下，人尽管是最复杂，最难相处的，却也是最善良，最有理性的，人与人之间，发生了不可胜败的罪恶同争斗，但也一样有着那样多的慈悲及和谐，人最坏，可也有最好的，至少，不似禽兽那样无端凶残和没有是非感！

体内开始像烧着一把火，烤炙得他全身滚烫，双睛发红，他噓噓的喘息，肌肉骨骼都似碎裂了，零落了，他用不上劲，站不起来，他的舌头肿胀，喉咙焦干，他尚未发觉自己的脸色已呈紫黑……他挣扎着，在视线一片朦胧，神智十分

晕沉中向茅屋外爬去，爬，爬……

他只有一个想法——赶快离开这里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……

就像一只充满空气的胆囊，突然破了洞，泄了气，扁瘪了，软塌了，燕铁衣也一样，他不知什么时候，也不知爬到了那里，一阵昏黑中，他便失去了知觉，俯仆地下，任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此时，天色刚刚转为阴暗，天黑了。

荒山野岭中，冷寂如死，风潇潇，林木簌簌，幽静的仿佛是人世间早已被遗忘了的另一个世界。

燕铁衣便那样俯仆在地下，呼吸粗浊，身子一动不动。

先是耳边听到断续的流水声音，像很远，又似很近，宛若是那边流瀑的声响，又似是溪泉淌过自己的身侧——燕铁衣从一个混僵的、漆黑的恶梦中开始有了知觉，他尚在迷惘中，一片冰凉的，柔软的东西，已轻轻覆上了他额头。

缓缓的，艰涩的，他努力将眼睑撑开，视线原是一片模糊，但逐渐又转为清晰了，于是，他看清楚一个人正盘膝面对他坐着。

闭上眼，燕铁衣休息了一下，再度睁开眼，这一次，他更仔细的看清那个人了——那是个四旬左右的中年人，但是，却是个截然不同于其他平凡庸碌之属的中年人，那个人有着一张方长的面孔，脸色苍白，浓眉斜飞入鬓，鼻管细长，颧骨高耸，薄如刀刃般的嘴唇紧抿着，唇角微微下垂，他的双眼最是特异，尖锐如鹰，光芒有着一股无比的洞彻力，仿佛能看透人的心腑，然而，却又那般的冷酷，那般的

深沉，那般的坚硬。

纵然在这样甫自晕迷中苏醒的情形下，燕铁衣的神智尚未完全恢复，但一种敏锐的反应同直觉已告诉了他——眼前这个人，是个极其强悍、执着而又冷静的人！这样的人，自视极高，而且习惯于专横，如是正道的人，则必有矫枉过正的习性，严肃不苟到了顶点，如是邪路的人，则恐邪得不可收拾了！

那人正用一双锐利冰冷的眼睛注视着燕铁衣。

试着深深呼吸了几次，燕铁衣惊喜的发觉，居然有这么个恬适舒坦法，不但火热的感觉全已消失，沉闷与晕眩的情形也没有了，呼吸之下，气畅神爽，胸襟清朗，连那种撕肌裂骨的痛苦亦已不再觉得，他又略略活动着四肢，哈，竟然已能举臂伸缩，虽说沉重僵木之感并未尽除，可是比起毒发之时，已不知要好上了多少倍。

吞了几口浆液，燕铁衣再试着张口，嘿，舌头的肿胀也消了，说话没有任何困难！他嘘了口气，声音瘖哑的开了口：“这位兄台……想必是尊驾救了我一命了？”

那人微微点头，口气果然冷凜之极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

燕铁衣润润唇，又感激莫名的道：“大德不言谢，兄台救命之恩，举凡我有生之日，皆是补报之时！”

那人漠然道：“也不必说得那么好听，只希望你不要受恩之时是一种口气，报恩之时却是另一种想法了！”

心中一动——燕铁衣暗自警惕，他发觉对方果然是迥异常人，不大近情理的个性，孤僻怪诞之属！

挤出一抹微笑，燕铁衣道：“兄台言重了，兄台待我恩重如山，续命之德，唯恐回报不尽，岂有背义忘恩之理？”



对方冷冷地道：“这就好，你记住你说的话。”

燕铁衣不以为忤地道：“但有所示，必当倾力以赴。”

那人面无表情地道：“说一次就够了，行动上的表现，远胜过空口表达的慷慨。”

燕铁衣没有生气，他低沉地道：“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那人注视着燕铁衣，目光如刃，声音也冷削如刃：“天刀镂魂屠森。”

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燕铁衣不禁颇感意外的盯着对方——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会在此时此地此景里遇上屠森，这西陲一带的人魔，天下闻名的刽子手，武林中号称第一把刀的屠森！

缓缓的，屠森道：“有些意外？”

燕铁衣苦笑道：“确实，有些意外。”

屠森阴沉地道：“我给你止毒治伤的时候，发现了你身上的两柄剑，长剑‘太阿’，短剑‘照日’，果然，那是两柄旷世难求的好剑！”

燕铁衣默然半晌，低声道：“那么，我是谁，想必你也知道了？”

屠森冷酷地道：“燕铁衣，‘青龙社’的魁首，北六省的绿林盟主，梟中之霸！”

思索了一会，燕铁衣有些惴惴的问：“屠兄，你我之间，大概不会有过争执吧？”

屠森道：“没有。”

燕铁衣宽怀的一笑，道：“我记得是没有。”

屠森冷峭地道：“如果有，你也不能活着与我说话了！”